

隋唐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隋唐演義 二

〔清〕~~陳~~人穫集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雪草堂重訂通俗隋唐演義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結金蘭

通姓名自顯豪傑

詩曰

荷鋤老翁泣如雨

惆悵年來事場圃

縣官租賦苦日增

增者不除蠲復取

羨餘火耗媚令長

加派飛洒股間里

典衣何惜婦無禪

啼饑寧復顧兒孫

三征早已空懸磬

鞭笞更嗟無完臂

溝渠展轉淚不乾

遷徙尤思行路難



阿誰爲把窮民繪

試起當年人主觀

小民食王之土秋糧夏稅理之當然亦不爲苦所苦無稅之
征因事加派比如一府加派三千兩助工照正額所增有限
因那班貪汙官吏乘機射利便要加出等頭火耗連起解路
費上納鋪墊都要出在小民所以小民弄得貧者愈貧富者
消之以致四方嗟怨各起盜心當時隋主爲要起這件大工
附近大州先已差官解銀赴洛都協濟山東齊州與青州亦
各措置協濟銀三千兩行將起解因此早打動了一位好漢
兗州東阿縣武南庄一個豪傑姓尤名通字俊達在綠林中
行走多年其家大富山東六府皆稱他做尤員外原來北邊

響馬是有本錢的強盜必定大戶方做得此人聞得青州有三千銀子上京兗州乃必由之地意欲採取但想打劫客商不過一起十多個人就有幾個了得的也不怕他這是官錢種必竟差官兵護送所過州縣撥兵防護打劫甚難況又是隣州的錢糧怕擒捉得緊不如放下這肚腸罷但說起人的利心極是可笑尤員外明知利害畢竟貪心重了放不下這三千兩銀子想家中幾個庄客都沒甚膂力要尋個好手與庄客商議我這武南庄左近可有理名的好漢相尋一人取此無碍之物也是一樁大生意庄客答道我們街前巷後雖有幾個撥手撥脚的叫不上好漢離此五六里有一人姓程

名咬金字知節原在斑鳩店住的今移在此當初曾販賣私鹽拒了官兵問邊外克軍遇赦還家若得此人做事便容易了尤員外道我向聞其名你們可認得他麼庄客道小的們也只耳聞不曾識面尤員外牢記在心不道事有奏巧一日尤員外偶過郊外天氣作冷西風刮地樹葉紛飛尤員外動了喫酒的興下馬走進酒家廳上坐下纔喫了一杯茶只見一個長大漢子走入店來那漢子怎生狀貌恁般打扮但見他

雙眉剔豎兩目晶瑩
屹踞臉橫生怪肉
道嘴露出獠牙
腮邊瘰結淡紅鬚
耳後髮鬆長短髮
粗豪氣質渾如生鐵

團成狡猾身材却似頑銅鑄就真個一條剛直漢須知不是等閒人

這漢子衣衫藍縷脚步倉皇肩上馱幾個柴扒兒放了柴扒坐下便討熱酒來喫好像與店家識熟的一般尤員外定睛觀看見他舉止古怪因悄聲問店小二道這人姓甚名誰你可認得他麼小二道這人常來喫酒的他住在斑鳩店小名程一郎不知他的名字尤員外聽得斑鳩店又是姓程就想到店咬金身上起身近前拱手道請問老兄上姓咬金道在下姓程尤員外道高居何處咬金道住在斑鳩店尤員外道斑鳩店有一位程知節兄莫非就是盛族麼咬金笑道那裏

什麼盛族家母便生得區區一人不知有族裏也沒有族裏只小子叫做程咬金表字知節又叫做程一郎員外問譬怎麼尤員外聽說是程咬金好像拾了活寶的一般問道爲何有這些柴扒敢是賣的麼咬金道差也不多小子家中止有老母全靠編些竹箕做兩個柴扒養他今日馱出來沒有人買風又大得緊在此喫杯熱酒也待要回去了請問員外上姓大號爲何問及小子尤通道久慕大名有事相煩且是一庄大生意只是店裏不好講話屈到寒家去纔好細細商量咬金道今日遇了知己但憑分付敢不追隨只是酒在口邊且喫了幾碗到宅上再喫何如尤通道這却甚妙就拉他同

坐一個富翁與一個窮漢對坐店上人看了掩口而笑他兩人喫了幾大碗尤通算了帳出店咬金道這幾把柴扒兒作了前日欠你的酒錢罷拱手出店尤通先時騎的馬着人打回與咬金同行到了家裏促膝而坐說連年水旱家道消乏要出門營運路上難走要求老兄同行賺來東西平分咬金道你要我做夥計麼尤通道這却說差了小弟久仰義勇無由一見今日訂交須要結爲兄弟永遠相交再無疑二咬金道小弟粗笨怎好結拜尤通道小弟夙願不必推辭二人叙了年紀尤通長咬金五歲就拜爲兄咬金爲弟拈香八拜誓同生死患難扶持正是

結交未可分貧富

定誼須堪託死生

咬金道出路固好只是我母親在家無人看管如何是好尤
通道既爲兄弟令堂是小弟的伯母自當接過寒家供養就
是今夜接得過來纔妙咬金道小弟賣了柴扒有幾個錢糴
幾顆米兒回去纔好見他今日柴扒又不曾賣得天色已晚
卒然要他到宅上來他也未必肯信尤通道說得有理這却
不難今夜先取一錠銀子去與令堂爲搬移之費他見了自
然歡喜自然肯來了咬金道這倒使得快些拿來尤通袖中
出銀一錠遞與咬金咬金接來就入袖中畧不道謝尤員外
一面分付擺飯咬金心中歡喜放開酒量杯杯滿盞盞乾不

知是家釀香醪十分酒力只見甜津津好上口迭連倒了幾
十碗急酒漸漸的醉來了勸他再請一杯倒喫下三四碗尤
員外怕他喫得太醉了倒囑付咬金快去迎請令堂過來明
日好日便要出門做生理咬金只得起身雖是醉中一心牽
繫着這一錠銀子把破衣裳的袖兒恨命捏緊打躬唱喏作
別出門不想袖口雖是捏緊那袖底却是破的舉手一拱那
錠銀子早在脇肋邊溜將下來滾在地上正在尤家大門口
那些庄客看見拾將起來向尤通道員外適纔送他的銀子
倒脫落在這里可要趕上去送還他尤通道我送銀子與他
正在此懊悔庄客道既要送他如何又懊悔起來尤通道這

人是個沒傷

殺音

槓的拿了回去倘然母子商量起來竟不

肯來了也沒法處置他如今落掉了這錠銀子少不得放我
不下今晚明朝母子必定同來却說咬金一路捏了袖口走
到家中見了母親一味歡喜母親餓得半死見他喫得臉紅
不覺怒從心起嗔罵道你這畜生在外邊喫得這般醉了竟
不管我在家中無柴無米餓得半僵還要歡得臉笑些什麼
我且問你今日柴扒已賣完賣的錢却怎麼用了咬金笑道
我的令堂不須着惱有大生意到了還問起柴扒做甚母親
道你是醉了的人都是酒在那裏講話我那里信你咬金道
母親若不肯信待我袖裏取出銀子來你看母親道銀子在

那裏咬金摸袖不見了銀子又摸那一隻袖跌脚嘆道一錠銀子掉在那里去了母親道我說是醉話那里有什麼銀子咬金睜眼道母親若不信孩兒孩兒就抹殺在母親面前孩兒憑着大醉決不敢欺誑母親孩兒今日歇着柴扒街坊村落周迴走轉沒有人買在酒店上喫酒不想遇着個財主武南庄的尤員外一見如故拉孩兒回去孩兒就把幾把柴扒算清酒錢跟到他家他與孩兒結拜弟兄要同孩兒出去做些生理孩兒道母親在家無人奉養他說連夜接了過來先送一錠銀子爲搬移之費孩兒心中歡喜多喫了幾杯又恐怕遺失了一路裏把衣袖捏緊不想這作怪的東西倒在袖

椿邊鑽了出去你若不肯信如今就馱你到他家去便知孩兒說話不虛了母親道既如此我如今就同你去家中左右沒有傢伙鎖了門就去罷我肚裏餓得緊却怎麼處咬金道你熬到他家只怕喫不盡消化不及要圖音或倫撒出來哩說罷將門鎖上馱了母親黑暗裏直到武南庄尤家門首酒都弄醒了咬金放下母親忙去扣門管門的早受員外分付料他必來一聞咬金叩門隨卽開了進去報與員外得知尤通尚未睡也待咬金到來聽得到了喜不可言接進母子在中堂坐了尤通便開言道忝先人遺下些薄產連年因水澇旱荒家私日廢今欲往江南販買絲綢因各處盜賊生發恐

不好走聞得令郎大哥是個豪傑要屈他做同行夥計得利均分以供老母甘旨程母出自大家曉事解理笑道員外差矣員外是富翁小兒是粗鄙手藝之人員外爲商或者途中没人伏侍僱小兒做個後生月支多少錢鈔做老身養老之費還像個說話小兒有何德能敢與員外結拜兄弟況且分文本錢也沒有怎麼講個夥計二字名分也不好相稱員外道尤通久慕令郎大哥高義情願如此分付鋪氈匹立撲六一頓拜過了程母頭暈眼花也拜了四拜尤通道小姪與令郎出門之後恐老伯母家中不便故此接到寒家居住倘有不周百凡體諒程母道小兒得附員外老身感激不盡但恐

小兒性格粗糙員外只要另眼看顧他寬恕他小兒敢不知恩報恩尤員外請程母到裏面用飯去了自己與咬金重新喫酒喫到酒興剛來尤通却就把皇銀的事來挑動咬金賢弟可知新君卽位以來的事咬金此時深感天子應道兄長好皇帝小弟在外邊思想老母晝夜熬煎若不是新君卽位焉能遇赦還鄉母子重會尤員外道新君大興工役每州縣都要出銀三千兩協濟大工實是不堪咬金道做他的百姓自然要納糧當差做他的官自然要與他催徵起解不要管他關事尤員外道這也罷了只是我這山東青州也遵天子旨意差三千兩協濟那青州府太守借名洒派當分外之差

殺死無辜百姓歛取民膏貪酷太甚只把三千兩銀子起解
他的銀子上京我這兗州乃必由之地我今欲仗賢弟大力
取他這三千兩銀子作本爲商賢弟可有什麼高見這個程
咬金曾買私鹽與爲盜也不遠見尤員外如此相待他心中
又要馳騁笑道哥哥只怕他銀子不從此路來若打這條路
徑過不勞兄長費心只消小弟一馬當先這項銀子就滾進
來了員外道賢弟却會什麼兵器咬金道小弟會用斧却也
沒有傳授但閒中無事將劈柴的板斧裝了長柄自家舞得
到也卽溜了俊達道我到有一柄斧重六十斤賢弟可用得
咬金應道五六十斤也不爲重尤員外回後院去取出兩柄